

民生视点

不能变相剥夺穷人看风景的权利

百姓并不是一听门票涨价就反对,问题是涨价太忽略民意和民众感受了。再加上以往不少听证会以“程序公正”糊弄民意,更令普通百姓质疑涨价的合理性。

成鑫

国庆黄金周还有一个多月,由于去年国家八部门发布的“1年内景点门票价格只能降不准涨”禁令已经到期解除,不少景点压抑已久的涨价冲动集中释放。

伴随这轮涨价热潮的,还有一些地方打起了“征收古城维护费”的主意。比如,云南省拟对进入大理古城的游客征收每人30元的古城维护费,“以筹集古城保护资金”。

针对舆论对景点集中涨价问题上的质问,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一脸无奈:地方景区门票定价权在地方,目前尚未发现涨价超出政策的合理范围。好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不知有关部门是否了解,高门票已经超出了普通百姓的承受力?

印象中,很多地方景区的价格一直都在涨。不少景区的门票已经到了普通百姓不堪忍受的地步。有网友甚至感叹“穷人看风景

的权利差不多被变相剥夺”。

风景名胜的门票集中涨价,说涨就涨,地方政府显然是有责任的。

种种现实表明,一些地方政府最会玩的就是“土地财政”和“门票经济”。不管是出于财政压力,还是出于利益驱动,一些地方把景区门票当作地方财政收入的“摇钱树”,“提款机”,托辞“保护景区”,“建设景区的需要”或者“维护费”,轻松的一纸发涨票价,地方财政

就进账多多。

试想,当门票涨价成为保证地方财政收入逐年增长最简单、最不费力的方式,如此诱惑,必然使地方政府随意涨价、大幅涨价的冲动大大增强。

门票合理涨价,古城合理收取维护费用,百姓都能理解,并非一味反对涨价。问题是,目前国内的风景名胜的门票费用已经很高了,而且涨价随意有目共睹,这也是

去年国家八部门出台禁令的背景。

建设部门的有关数据显示,国内部分世界遗产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门票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例已有一半以上,个别如张家界等景点已高达90%以上。这表明,门票收入成为这些景区最大和最直接的经济收入。

统计数字还表明,这几年,景区门票以超过全国CPI平均水平的幅度增长,当前一张景点门票的平均价格,接近我国人均GDP的1%。这一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昂贵的景点门票,已经将公共风景变异为“皇家园林”。

这些年,景点门票高涨不下,也跟风目中遭热有关。贵州荔波和云南石林、重庆武隆捆绑成功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后,名不见经传的小县荔波为此背上两亿多元高额债务,未来10年还须投入6.3亿用于遗产地保护。这种亏损结局大概是造者始料未及的。不惜血本、大手笔遭留下的财政窟窿,谁来补?可预见的结果是,这些地方的门票不涨都难……

百姓并不是一听涨价就反对,问题是涨

价太忽略民意和民众感受了。再加上以往不少听证会以“程序公正”糊弄民意,更令普通百姓质疑涨价的合理性。古城维护,景点涨价,理由普遍一致,就是维护费用不足。这么多年了,年年涨价,都是这样的站不住脚却能拿出来晒晒的理由,公众怎么能相信?应该请审计部门查查原来的门票收入都干什么去了。只有地方政府把景区的成本、收支透明化,通过听证会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审查,景点门票涨价才有民意基础。

与很多地方冲动的门票涨价意愿相比,杭州“还西湖于民”的举动值得肯定。对公众而言,风景名胜是公共财产,人人有权享有。而对管理者来说,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使他们对门票收入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不同的利益诉求决定了涨价浪潮中的二者冲突。但是,醉心于“门票经济”的管理者,别忘了风景名胜是典型的公共资源,景点门票定价的基础只能根据国民的平均收入水平,不能让这些地方沦为民众难以亲近的“皇家园林”。

资讯速览

洛阳龙门煤业常村煤矿投产

本报讯 8月16日,河南煤业化工集团永煤公司洛阳龙门煤业常村煤矿竣工投产。这一河南省煤炭重点建设项目历时4年建设,设计生产能力45万吨/年,服务年限38.9年,总投资6.18亿元。

据介绍,常村煤矿在建设过程中,坚持科技创新,大胆采用新设计、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有十余项科技创新项目在建设中应用,复杂条件软岩巷道支护技术研究、副井井筒可伸缩罐道接头技术的研究和实施、新型注浆材料的研究与应用等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在提高效率的同时,节约费用1000多万元。(赵作建)

中铁一局再创铺架新纪录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杜芳株)8月24日,中国中铁一局集团新运公司在新疆奎屯(屯)北(屯)铁路克勒河特大桥架梁施工中,创出日架32米2101T型梁11孔的全国单线架梁最高纪录。

克勒河特大桥全长1.21公里,曲线半径6000米,共计37孔,是奎北铁路重点控制点工程。目前,新运公司在新疆承担着六条铁路近1700公里的新线铺架施工任务,占据当地新建铁路铺架市场的半壁江山。其中,今年将要交付精伊霍、乌精二线等4条新线的1000公里运营里程,占全国今年交付运营总里程的五分之一。

“斯巴鲁生态保护奖”评奖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王瑜)日前,由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与斯巴鲁汽车(中国)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以宣传生态保护为理念的“斯巴鲁生态保护奖”2009年评奖活动拉开序幕。

评奖同时,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开展了“斯巴鲁生态保护之旅”活动。由志愿者组成的考察团走进了“浙江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据了解,“斯巴鲁生态保护奖”成立于2008年。获奖者全部来自基层,包括长期从事森林、野生动植物保护和生态建设工作、林业工作者、对野生动物保护做出特别贡献的专家等。

联通一卡充实现全业务充值

本报讯 中国联通近日宣布,2009年8月17日7时起,公司一卡充系统将完成全面升级,升级后的一卡充将能为中国联通的手机电话(包括GSM和WCDMA)用户、固话用户、小(大)灵通用户及宽带(与固话捆绑)用户充值。一卡充的充值服务功能,将扩展至全业务范围。

据中国联通市场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一卡充系统于2009年1月1日正式商用,在我国率先实现了“一卡在手,全国通用”的充值服务模式,率先解决了异地充值难的问题。(海燕)

“瞿日飞诗书展”在北京举行

本报讯(实习生李苏龙)8月19日,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广西文联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瞿日飞诗书展”,在北京城市规划展览馆举行。150幅由瞿日飞自创自写,风格各异的书法作品,作为献给祖国六十周年华诞的深情厚意,公开进行展览。

瞿日飞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其诗书之缘得益于少年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青年时代刻苦研读文学、哲学等书籍。他在工作之余,孜孜不倦地研墨习书,成就了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为国内书法界所称道。

北京方庄社区文化节落幕

本报讯 8月23日,北京丰台区方庄地区建设25周年纪念大会暨“乐活方庄乐享生活”方庄第二届社区文化节开幕式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文化体育举行,方庄地区社会单位人员和社区居民共700多人参加了本次大会。

从今年4月29日启动至今,方庄第二届社区文化节持续4月之久,共分为乐活体育节、乐活文化节和乐活环保节三大板块,是方庄10万百姓的盛大节日。(文青)

三个房间,三部电话,构成了一条老人心理热线的全部,每天通话时间超过1000分钟。“可见老人的心理诉求是多么强烈,他们孤独,抑郁,忍受不了社会压力下子女的冷漠”

“这条热线就是帮助这些老人”

本报记者 车辉

在北京南郊新发地某小区的一处民居内,一条热线日前悄然开通。

三个房间,三部电话,旁边放着十几本电话记录,外加几台电脑,构成了一条老人心理热线的全部。这条热线的发起人同时也是这套房子的女主人——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徐坤。工作人员全部是年轻的80后——三名全职人员和若干名来自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的志愿者。

热线开通不久,每天通话时间超过1000分钟。

“这条热线是个缩影,可见老人的心理诉求是多么强烈,他们孤独,他们抑郁,忍受不了社会压力下子女的冷漠,我们这条热线就是要帮助这些老人。”

“每天就想一句话‘死不死’”

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徐坤怎么也忘不掉两年前发生的一幕,在单位年底的团拜会上,一名退休老编辑一句话也不说,默默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发呆。吃饭时给他夹菜,他就吃一口,不夹就不吃。这引起了她的注意,她问老人怎么回事,他抬起头说:“我一天24小时只想一句话,死不死,死不死……”

这句话让徐坤倒吸一口冷气,她了解这个老同志,多才多艺,性格开朗,还是作协会员,平时单位聚会,他经常给大家表演倒立的节目,怎么突然变成这样?

原来,老人的老伴刚去世,他的儿子在美国,作为丧偶的“未亡人”,老人终日郁郁寡欢,为了排遣寂寞和悲痛,他自己找遍了北京所有好吃的饭馆,但是没用,他一个人怎么也吃不下去……“孤独就像一把刀,一天割你一刀,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已经被割得遍体鳞伤了。”

他在团拜会上的表现,徐坤认为是老人在决定自杀前向周围亲友和同事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这个求救信号被人们忽视了,自杀的念头就付诸实施。事实也是如此,老人自己已经买好200片安眠药和一瓶烈性酒,准备随时告别这个世界。

从此,徐坤就发动单位的人每天都和这位老人联系,打电话,一有活动就叫他参加,还经常陪老人散步,排遣抑郁。半年后,老人逐渐走出了阴霾。

这件事震撼了徐坤,她之前认为,人活了一辈子,经历过许多悲欢离合,心理已足够坚强,但随着她对老年人问题的研究,发现这种想法大错特错——中国每年有超过10万名老年人自杀或挣扎在自杀的边缘。

“对于这些老人,特别是空巢老人来说,房间就等于他们的活棺材,他们的问题必须得到关注。”

小小热线折射出老人万千困境

“我真的真的不想活了。”热线开通后,他们接到的电话几乎都是以这句话开头的,他们发现,“除了身体,老人的心理问题亟需得到关注。”

“未亡人”的孤独,养儿不防老,情感寂寞等等,这些问题在打进的热线电话中随处可见,小小热线里有老人的大千世界。

姜女士认识徐坤那年61岁,丈夫恋上了家政阿姨,双方离婚。姜女士的精神饱受折磨。姜女士决定以死作为对前老伴的惩罚。但她又觉得委屈,自杀前,她找到徐坤倾诉。徐坤让姜女士当志愿者,接听其他老人的求助电话。一周之后,姜女士告诉徐坤,她和他们聊过之后发现,他们比她处境更差,而且自己也找到了一些心灵的伙伴,老姐妹们互相交流,再也不想自杀的事了。

还有一对老两口,这对老夫妻几年前用毕生积蓄买了一套房子,出于对儿子的关爱,房子放在儿子名下,谁知儿子和儿媳闹离婚,因儿子是过错方,法院判决这套住房归儿媳所有。两位老人被“礼貌而合法”地请出了自己的家。两位老人只得和儿子临时租一套旧房分居。每每想到一生的积蓄就这样丢了,老人就心痛不已,甚至想轻生,徐坤就不停地安慰他们,还帮助他们寻找公益律师寻求解决办法,让他们不再苦闷。

徐坤认为,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人口开始外出打工,这对农村老人产生了两种结果:第一种就是成年子女把父母亲留在当地的农村,也就是“留守老人”;第二种就是把父母亲也带到城市,一起生活在



徐坤正在接听热线电话

车辉 摄

城市里,成为边缘老人。一方面,他们摆脱了农村这个地理区域,开始在城市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摆脱农村的一些生活方式,相对于城市生活,这些老人仍然怀念农村生活,他们的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惑,需要社会给予关心和支持。

打进热线的王女士今年57岁,老家河南,文盲,只有在学习《毛主席语录》时认识几个字,王女士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在老家结了婚,现在都在北京打工。王女士有两个外孙,一个孙女,10年前应女儿的邀请来到北京,在塔楼地下室租房居住,专门帮女儿和儿子照看孩子。

根据王女士的描述,她在老家的生活也很舒心,而她来到北京以后,虽然见识到了大城市的繁华,“开阔了视野”,但同时生活一点都不轻松。除此之外,她也感到了一些不顺心的地方,比如三个孙子不在一个学校上学,接送起来很不方便;女儿经常不在家,没人和自己说话;遇到困难又不知道该找谁帮忙,在北京没有认识的人,不好意思打扰邻居。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仆役人一样,只能干活,没有别的。

徐坤给了她很多建议,比如广交善缘,帮

老人参加一些社区的老人联谊活动,很快,这位“边缘老人”不再边缘。

“懂人,才能做得了事”

徐坤的专业是哲学,但这并不妨碍她做这项专业性强的公益事业,“我的方向是中国古代哲学,确切说是研究《易经》。”徐坤对记者说:“这让我能够明白白人之间的事情,这样才能做得了事。”

热线刚开始开办的时候,只是架设了电话线,电话是收费的,很多外地的老人给她打电话说:“电话费太贵了,我们打不起呀。”

怎么办,徐坤虽然生活条件尚可,但根本无法负担如此庞大的费用和成本,于是她想到了去企业拉赞助。“你不可能指望所有人,尤其是企业能够无私的做慈善事业,他们是需要得到利益的。”

和企业打交道的时候,徐坤认为做慈善完全可以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品牌度,而她需要的是把这项公益事业办下去,让那些老年人能够得到心灵的慰藉。“这是一个双赢的事情,要让各方得利,做的事情才能长久。”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碰壁,她终于找到了

记者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调研、采访时发现,当地出租车司机,普遍不愿意使用计价器去昭君墓等地,单程二十四五元的出租车票价最高要到200元,如果乘客执意要求使用计价器,司机要么拒载,要么索要回程空驶的过路费

在呼和浩特感受“打车难”

本报记者 王冬梅

8月中旬,记者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调研、采访时发现,当地出租车司机,普遍不愿意使用计价器去昭君墓等地,单程二十四五元的出租车票价最高要到200元,如果乘客执意要求使用计价器,出租车司机要么拒载,要么索要回程空驶由内蒙古恒达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收取的10元过路费。

此外,呼市出租车司机还存在拒载,不给出租车发票等问题。

收费:原本二十多元要价上百元

8月13日下午,中央民族大学7名师生准备到呼和浩特市昭君墓进行调研,先后拦截了5辆出租车,司机一听说去昭君墓,有的说去不了,直接开车走了;有的听说要使用计价器,明确表示“找别的车吧”。

7名师生商量后决定,先坐上出租车再说去昭君墓。随后,坐上了两辆出租车,这两名司机最初也不情愿,异口同声地说,到昭君墓都不打表。

最终,7名师生表示,可以支付回程由收费站收取的10元过路费,打表去昭君墓,否则就向有关部门投诉。两名司机勉强发动汽

车开往昭君墓。

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生小赵等三人乘坐的出租车,一路上,姓赵司机不停地抱怨,到昭君墓影响他的收入,回程空驶,浪费了1个多小时,如果在市区能多挣30多元。

他还说,如果不付回程过路费还要求打表,他就可以拒载等。他肯定地说,呼和浩特市运营处有明确规定,乘客必须支付回程空驶公路收费,乘客为此投诉是没有用的。

然而,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一位布老师表示,没有听说这个规定,回程空驶的公路收费应该由出租车司机自己承担。小赵等人乘坐的这辆出租车到了昭君墓,计价器上显示金额为24.5元,司机收取了双程高速公路费20元。

考察完昭君墓的情况后,中央民族大学7名师生回程时,没有出租车司机愿意使用计价器,他们的要价最便宜为45元。

随后几天,记者在呼和浩特市每次乘坐出租车,都有意识地与司机交流,他们都认为,去昭君墓就不应该打表,距离市区9公里左右,有关部门还设立公路收费站,回程没有不收费的路可走,这样一来打表后的收入很少,与在市区行驶的收入相差悬殊,跑一趟不划算。

费站的双程费用,要价为一二百元,六七十元很常见。司机们表示,如果没有公路的这笔收费,他们也不会多收费。

监管部门:一些规定形同虚设

据了解,内蒙古自治区有关部门要求,出租车在拉载乘客后必须正确使用计价器,不得与乘客议价,严格按照计价器显示金额付费;收款后需要给乘客找零钱时必须找零钱;司机收款后,必须向乘客提供出租汽车专用发票,车辆之间不可相互租借出租汽车专用发票;如司机遇有计价器损坏、失准、显示不全、无专用发票、车牌照丢失、污损等情形时,不得再营运载客等。

然而,记者在呼和浩特市发现,以上这些规定形同虚设,许多外地乘客都遭遇到不同程度的利益受损。

来自山东的小伟说,投诉电话不好打,不是打不通就是没人接。

8月中旬,记者在呼和浩特市多次乘坐出租车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和呼和浩特市政府的一些部门,数次遭遇到拒载。记者乘坐的出租车车内多数脏乱差,司机着装不整洁,工作台上没有监督中,不给发票或者给别的出租车发票等。

8月12日上午,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医院附近打车去呼和浩特市,下车后索要

发票,司机说,没有。

当天下午,记者乘坐别的出租车时,与司机聊天谈起此事,他分析说,上午的司机可能是呼和浩特市所辖旗县的车或者是黑车,否则一般不敢不给票;如果是旗县的车或者是黑车,即使乘客投诉他不给发票,司机也可以不承认,死无对证。

记者在呼和浩特市感受到了打车难的情况,在繁华地带非交通拥堵时段,经常需要等待十来分钟,如果逢下雨天,经常是半小时左右。

出租车司机说,打车难在于车费便宜。据说,呼和浩特市客运出租价格一直延续1997年5月1日实施至今的收费标准,未调价长达12年之久。许多司机介绍说,呼和浩特市有正规出租车4000多辆,但黑车大概有一两千辆。

由于打车难,导致了很多人懒得投诉。一些乘客在等候很长时间上了一辆车,其中的本地人会据理力争不被宰,但很多外地人常常是选择息事宁人;实在不愿意因为少付点钱而再去等待下一辆出租车或者是生一肚子气。同时,司机一副满不在乎的言行也让乘客对于投诉失去信心。

出租车“名片”:影响市容市貌

作为“城市名片”,出租车行业的服务质